

刘志丹太白收枪

■刘景范



1930年蒋介石同阎锡山等进行的中原大战，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动荡不安的社会增长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军阀混战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力量。这种形势为红军和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共陕西临时党委指示陕北特委将“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等作为中心工作。本文记述的是刘志丹开展兵运工作的成功范例，从领会上级意图、定下战斗决心，到现场组织实施，将刘志丹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将计就计、顺势而为，速战速决、“打蛇先打七寸”的智勇双全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收枪行动成功后，刘志丹以此为基础组建起一支红军武装，在合水、保安、安塞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队伍迅速壮大，为中国革命发展作出了贡献。

永宁山是保安县(今志丹县)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政府就设在这个山上。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进行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也在这座山上。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的黄昏。保安县永宁山国民党的民团团总曹力如(永宁山中共产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坐在炕桌边，一面看着几封向他打听刘志丹的信，一面自言自语地叨念着：“为什么还不见消息？”

忽然门外喊了一声：“报告！”曹力如抬起头，一个站岗的团丁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说：“外边有个人要见团总。”

曹力如警惕地收起信件，问：“是什么样人？”

“穿一身蓝布衣服，头上戴顶大麦秆草帽，中等个子，瘦瘦的，深眼窝，高鼻子，看来有二十几岁，口音像本地人。”

曹力如笑了笑，心想：一定是刘志丹同志，这个新来的团丁不认识他。忙说：“快请他进来！”

曹力如忙下地，抢先跑了出去，一把拉着刘志丹的手笑着说：“老弟，我正在念算你，你就来了。真是说起风就是雨。”

刘志丹笑道：“雨是雨，就是不及时。”

刘志丹进门把草帽往桌上一扔，坐在炕沿上。曹力如从文件箱中拿出几封信递给刘志丹。刘志丹靠在炕桌上，左手托着颌角，翻看着从宁夏、榆林、延安等地做兵运工作同志的来信。

两个老友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儿。他们谈起今后如何继续开展兵运工作的问题。

刘志丹说：“党要我们搞兵运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组织自己的武装。根据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南方搞武装的经验证明：革命的武装必须是在与反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形成和生长起来。我们必须趁目前边界敌人力量空虚的机会，瞄准目标，坚决地消灭他们，搞起自己的武装，打游击……”

“可是，人、枪一时可搞不起多少啊！”刘志丹思索了一阵，一字一板地说：“哪里能抓就抓一把。人还是有，两个月前在陇东民团骑兵团第六营搞兵运工作的卢连长、刘连长、老杨都可以找回来呀！干革命的人，不下决心可不行啊！周围这些反革命武装，我们为什么不想法先搞他个把呢？”他沉思一会

儿，又盯着曹力如问道：“周围这些民团，我们掌握哪个情况多？哪个武器好？”

“比较起来，还是太白民团的情况了解得多些。据说他们都从寨子上搬到街上来住了，住得很分散。民团改编为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后，对老百姓勒索的粮款更多，听说最近还打死几个老百姓……”

谈到半夜，曹力如送刘志丹到另一个房子去睡了。

早晨，曹力如走进刘志丹住的房间，看见地上扔满了烟头。刘志丹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两手盘在胸前，靠在罗圈椅上。一双沉思的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

“昨晚睡得好吧？”曹力如用亲切的口吻说。

刘志丹扭过头来向曹力如笑了笑，拿起两个哈德门烟的空盒子说：“这就是昨晚的成绩，我给你们站了一夜岗……”

开会前，卢连长、刘连长、马福记等七八个同志，陆续集中到永宁山团局。还有从宜川、延安、瓦窑堡等地来找刘志丹的贺彦龙、魏佑民等四五个同志。刘志丹和这些同志们商谈如何搞武装的事。恰好，老杨也从庆阳回来了。他对刘志丹说：“我在三道川脱险后，逃到庆阳，见到了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谭世麟还假仁假义说，要我把你‘招抚’回来，还是担任他的骑兵团第六营营长。咱们骑兵团第六营搞兵变的事，他一无所知；同时他还把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的王营副叫来，当面交代，要你协助这件事。王营副也奉承说，他听过你讲话，很佩服你。”

刘志丹听完老杨这一席话，沉默了一会儿，就笑着向老杨说：“‘招抚’？看谁‘招抚’谁！老杨，我们这两天正愁没法搞他们，你倒给咱带来了办法。”他又回过头对曹力如说：“力如，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象有了，办法也有了。”

大家商量了很久，第二天，曹力如把这个计划报告党支部作了研究。决定将计就计，一面派老杨再去太白镇通知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要他们准备粮草，骑兵团第六营随后就来。先稳住敌人。

刘志丹和其他同志分头集合人马，囤积粮草。他们设法从永宁山民团和公安局抽出一批枪支和马匹，加上同志们从各地带来的，一共凑起长短枪二十支，战马二十多匹。此外，还赶做了一些军衣和旗号。

过了两天，人马调齐了。一天晚上二更时分，刘志丹带着这支二十多人(其中有十个共产党员)的骑兵团，静悄悄地从永宁山出发了。天明以前到达距永宁山四十里路的白砂川。

白砂川，古来是个大镇，经历代战争的破坏，现在只住着几家穷人家。周围森林繁密，前些年，除了土匪以外，很少有人来往。

第二天早饭后，刘志丹向全队作了动员以后，把队伍带到村子外面的野地里，进行临时训练；不会开枪的人学着开枪，不会骑马的人练习骑马，然后又练习了突然袭击敌人及收缴敌人枪支的动作。

九月二十八日拂晓，趁着云雾弥漫，刘志丹带着所谓“陇东民团军骑兵团第六营”从白砂川出发了。通过森林，队伍沿葫芦河前进。刘志丹骑着一匹枣青色的高头大马，全身穿戴着民团军军服装。一个战士打着一面陇东民团军骑兵团第六营的旗子走在先头，后面一长串人都穿着民团军的军服，骑着各色各样的战马，当天下午，队伍进了太白镇。

太白镇是合水县东边的一个小镇，镇上有两条东西交叉的斜街，中间有一条河流，街上有不少开店的，街的东南

头有个烧坊，掌柜的外号叫“蒜客”，刘志丹的军队这天就驻在蒜客的烧坊里。

蒜客官名叫李绪增，约五十多岁，此人仗义疏财，爱打抱不平，人都称他绿林好汉，他也喜欢交往一些闹革命的人。他老早就和刘志丹认识，很佩服刘志丹的行动。许多做革命工作的人，路过太白镇都住过他的烧坊。蒜客见了刘志丹的面，就讲起太白民团团总黄毓麟(外号黄二子)，他的官兵常上酒店喝酒不给钱，因此他对黄二子十分不满。

当天晚上，在黄二子营当兵的赵连璧(我们派到这个营工作的同志，托喝酒为名来找刘志丹，他报告了关于黄二子部队内部的具体情况。

从九月二十九日的早晨，到三十日晚上，除了刘志丹、老杨与黄二子、王营副打些交道外，其余的人员分别进行了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工作。在和他们接触中，一面虚张声势，扬言后面还有许多部队要来，一面侦察对方的动静。

三十日晚上，在蒜客的烧坊里，几个负责同志，详细研究了黄二子营的具体情况。提出：敌众我寡，宜斗智，不宜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因此决定：刘志丹和老杨把敌人的营长和营副活捉起来，要他们下令部队缴枪；如果活捉不成，就先打死这两个坏蛋；同时由卢连长负责带几个同志与敌第一连的官兵联欢，伺机收他们的枪；蒜客负责准备酒菜。

十月一日早上，太阳刚出山，浓雾还没有消散，刘志丹、老杨、赵副官(他化装传令兵)来到王营副住的房子里。刘志丹和王营副拉了几句闲话以后，接着很认真地说：“王营副，我们马上又要来一百多人，怎么驻法？另外，还需要些粮草，想和黄营长商量一下。”

因为两天来彼此已经很熟，王营副想了一会儿就写了个条儿，派兵兵去请黄营长。这时，刘志丹给赵副官使了个眼色。赵副官领会了刘志丹的意思，立刻跑到烧坊里，告诉卢连长作准备。过了一会，黄营长来了。他走进房子，与刘志丹打了个招呼，然后坐了下来。

刘志丹的护兵路四，别人称他为神枪手，这几天，他已经和黄二子、王营副的护兵搞得挺热乎。王营副的护兵很狡猾，路四叫他小兔子；黄二子的护兵是个大个子，路四叫他大汉。这时候，路四一面放哨，一面和小兔子、大汉拉呱。忽然，小兔子把大汉叫到房里去。

路四猜疑他们在捣鬼，便在门外偷听。只听小兔子说：“王副营长要我们注意，不对就先下手……”大个子说：“我听营长说，营副胆子太小，他们都是细腿子(指刘志丹他们都是些学生出身)，敢把咱怎样？”小兔子骂大汉太傻。说着，两个人走出房来，站在王营副的门口，动也不动。路四着急了，拿出一包哈德门香烟，向大汉说：“请你和你的伙计来抽烟。”

大汉拉着小兔子的手跑来了。路四递给他俩每人一支烟说：“吃吧！这是营长给我的。”

三个人在外边边抽边谈。屋里的王营副端着大烟盘子，让刘志丹和黄营长上炕抽烟，刘志丹再三说不会抽，只有黄营长爬上炕。刘志丹正盘算怎样下手。突然外边“叭”的响了一枪，紧跟着赵副官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黄营长，你的兵兵变了！”

王营副听说兵变，正要掏手枪，刘志丹抽出枪对准他的脑袋“叭”一下子，结束了他的性命。黄营长正忙着爬起，也被老杨一枪打死了。

原来刚才那枪是路四打的。路四正在外边和两个护兵谈着，小兔子一溜烟跑到马棚里备了两匹马。路四问他：“备马干什么？”

小兔子胡乱支吾。路四见势头不对，心想不能让他跑掉，正在着急，刚好赵副官走进院子，他忙向赵副官使了个眼色。赵副官点头示意后，路四一枪打倒了小兔子。把大汉吓得把枪一扔，跪下哀求饶命。

这时候，在蒜客的烧坊里，院子里，摆着好几桌酒菜。卢连长和几个同志都提着酒壶给黄营长的官兵灌酒，有些人已被灌得醺然大醉，东倒西歪；没醉的还在一心一意地红着脸划拳喊叫。

卢连长听见枪声，把酒壶一丢，用枪口对准敌人大喊一声：“缴枪！”所有的人都把枪口对准了敌人。

这时，赵连璧举起枪大声说：“弟兄们！刘志丹的军队是咱们穷人的军队，咱们都是受苦人，还是跟他们走吧！”

敌人的连长愣了一下，准备抵抗，被卢连长一枪打倒。其他敌人乱成一团，有的钻在桌子底下，有的把枪甩下跑了。有的还在顽强抵抗，双方对打一阵，才把敌人消灭。

刘志丹他们几个人，完成任务后，急忙往烧坊里走去。刚出大门，迎面跑来四个敌人。刘志丹喊声：“缴枪！”四个敌人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当刘志丹赶到烧坊时，这里的敌人基本上已被消灭；少数敌人钻到了老百姓的草堆和炕洞里，也被搜出来了。仅在蒜客烧坊里就缴了四十多支枪、二十五匹骡马、三十头毛驴。

黄家砭的敌人第二连，听到街上枪响，都冲出来向山上跑。这时，卢连长又带着人马从烧坊赶来，和魏佑民一块，带了二十多个骑兵追上打了一阵，缴获了几匹马、几支枪，其余的敌人跑散了。

中午，太白战斗胜利地结束了。太白人民的祸害消除了。红军准备出发，镇子上的男女老幼喜气洋洋地挤在街上看热闹。刘志丹给群众讲了几句话，就带上队伍向林铺庙急进。走到距太白镇三十里路的枣刺砭，恰巧碰上敌人第三连连长马建有的两个随从兵在道旁遛马，刘连长缴了他们的枪。问道：“你们连长呢？”

“在这里逛‘破鞋’。”刘连长带着人跑到一个“破鞋”家里，捉住了马建有，把他捆在马上。当晚二更时分赶到林铺庙，马建有被迫缴出了自己的全部枪支和马匹，然后把他释放了。

这次行动共缴获长短枪六十多支，骡马几十匹。有十几名俘虏也自动地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这天晚上，战士们兴奋得睡不着觉，吹号的吹号，打鼓的打鼓，庆祝胜利，互相比较着缴来的枪。他们说：“这下我们可有枪了！”

以后，刘志丹领导着这支武装，在合水、保安、安塞一带开展了游击战争。队伍也迅速地壮大起来。

刘景范 出生于1910年，陕西保安(今志丹)人。文中身份为中共陕西省委永宁山党支部工作人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监察部副部长、地质部副部长，民政部副部长。1990年逝世。



两块补丁 ——读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前作报告的历史图片

谁用一根银针 牵着月光 打了两块补丁 至今把多少人的心扎痛

两块带着体温的补丁 挡着三万多个日夜的风 每看一眼 您朴素而慈祥的面容 感动便油然而生 穿过岁月 一辈又一辈传承

左腿一块 右腿一块 两块补丁很重也很轻 轻得像两片创可贴 治愈着那个边区的贫穷 重得像两块石头 衬着曾经坍塌的天空

而我把补丁叫月亮 既能埋葬黑夜 又能繁生光明 我也把补丁叫明镜 高悬山顶 照着一尘不染的时空

其实 我更觉得 两块补丁是有血有肉的皮 植入我的肌肤 一块补前世 一块补来生

笔墨辞 ——写入党申请书感怀

这是一支老式的钢笔 是渡江的爷爷的遗物

灵魂的高地

今夜 我用它书写另一场风雨 让笔下的刻度加深

握紧笔杆 似握着一把老枪 把粒粒子弹摆在纸上 只只鸟便发出最后的鸣叫

笔管里的血 热得发烫 一滴滴 从我的骨髓里啃啮下来 染红一方洁白的天空

书写的手在颤抖 将一个身影像排列成行 或匍匐 或冲锋 或倒下 或倒下再从血泊里站起来 直到把一面最红的旗帜 插上灵魂的高地

在高地之上 所有的文字都挺着脊梁 唯有我穿着迷彩的姓名 在一场雨中匍匐着

妈妈的家风

■程荣贵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妈妈是一位普通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心地善良。她经常教育我说，人这一辈子，如果有能力就做点好事，没能力就做好自己。即使生活再难、日子再苦，也别做亏心事。

一次，妈妈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爸爸让我陪妈妈到县城，把攒的一筐鸡蛋卖了，好为妈妈抓药。

上小学三年级的我，一手提着鸡蛋筐，一手搀扶着病中的妈妈，走得汗流浹背。当我和妈妈走到二里岗农机站时，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卷钱，捡起来一数竟有70多元。当时猪肉才0.72元一斤，这笔意外之财对我和妈妈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妈妈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儿子，这钱咱不能要。你看这皱巴巴的毛票，说不定谁家也正在难处。”

果然，等了不大一会儿，只见一位神色慌张的叔叔跑来问，是否有人捡到了钱。妈妈问他丢了多少钱，他说76元。妈妈见他说的数吻合，二话没说，就让我把钱还给了人家。

那位叔叔不停地说着“谢谢”。原来这是他为给老人治病挨家挨户刚借来的钱……把钱归还了失主，妈妈如释重负。她脸上不光多了笑容，连走路好像轻快了。

那年，村里兆昌叔结婚，司仪在婚礼庆典上刚把一挂鞭炮扔出去，我和一群小伙伴就拼命跑去抢。我以闪电般的速度，把散落在路旁的一个“大炮仗”装进兜里。正得意间，突然一声闷响，一股黑烟伴着火苗从我的腰间蹿了出去。我的衣服着火了，上衣口袋也被炸开了拳头大的洞。

一想到捅了篓子，没法跟爸妈交代，我“哇”的一声哭开了。天都黑了，我躲在晒谷场的草堆旁不敢回家。妈妈找到我，气得把手高高扬起，最后却轻轻地落在我的背上，还反复念叨着：“儿子，抢鞭炮是件很危险的事，万一伤到手和眼睛，爸妈跟着你受累不说，关键是你自己一辈子遭罪……”听了妈妈的话，我特别愧疚和后怕。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被炸坏的衣服已被妈妈补好了。补丁处有一只可爱的卡通猫，仿佛游弋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



太行新愚公——李保国(油画) 周武发作

